

The illustration depicts a traditional Chinese scene. On the left, a teacher with a long white beard and a white robe is shown in profile, holding a book and looking towards a group of students. The students, also in white robes, are gathered on the right side of the frame, looking towards the teacher. The background features a traditional building with a dark, tiled roof and a large, gnarled pine tree with dark needles. The overall style is reminiscent of traditional Chinese ink and wash painting, with a focus on line work and texture.

五常談教育

張五常著

五常教育

張五常著

序

國內的朋友要求我把發表過的有關教育與學術的文章選出來，結集分為兩本書。這些文章大部分在我其他的結集出現過，結完又結，集了再集，豈不是有欺騙之嫌？但朋友們認為我應該這樣做，因為我的教育、學術觀點對中國的青年有用處。雖然這樣說，我認為他們要求的主要原因，是我出版過的中語文章結集，每一本總有三幾篇文章，或有些詞或句，不能通過北京有關部門的審查。比起十多年前，中國對言論的確是開放了不少，但還有沙石。朋友們認為我談教育及學術的文章，在國內可以暢通無阻。為了數之不盡的像我四十多年前發奮求學的今天的中國青年，這兩本結集的建議我就接受了。我打算先出版繁體字的，簡體字在國內繼之。

永遠都失望，但也永遠還有希望。數十年來，我老是想，只要中國的青年有好的

學習機會，中國就會富強起來了。可不是嗎？昔日中國的青年，主理今天的中國，而明天的中國，是今天中國青年的天下。這是上帝定下來的邏輯，怎樣也錯不了。問題是他們沒有好的求學機會，又或者是長大於一個以政治、主義掛帥的國家，近墨者黑。一年一年地過去，我的希望皆成泡影。

然而，自從六歲在國內逃難起，我沒有見過中國的青年有今天那樣好的學習機會。不是大好好好；他們不夠求學的錢，師資不足，讀物難求——要不是買不起就是被禁——而又還要上什麼思想教育的課，比起四十年前我在美國的際遇，有天淵之別。但說六十年來，中國青年的學習機會最好是今天，卻是對的。

這兩年來我到國內對學生講話十多次了，每次都很有欣賞他們的求知意識，而在多種還未能清除的約束下，我在他們的校園中感覺到思想自由的氣氛。這判斷我是個專家了。在學術上打滾那麼多年，一踏進任何大學校園我就可從空氣中有所感受。

四十多年前，我知道只要自己有知識，生活是不愁的，而學問的本身可以享受，於是一發勁，知識就像黃河之水天上來。雖然今天中國青年的際遇遠不及我當年的，但他們的求知意識與我當年的一樣。他們知道知識有價，可以享受，而更重要的是他們看得到明天。

去年我想，自己在學術上搞了數十年，興趣比一般學者廣泛，而在國際上的學術

朋友也算是不少的，我應該將自己餘下來的日子，介紹重要而又有趣味的西方學術給中國的青年。我於是想到在國內辦一家出版社，有系統地請人翻譯，或找同好的著作，或購買版權等，以刊物推廣知識。中國青年還需要讀的精彩的書，實在是太多了。

殊不知託幾位朋友查詢在國內辦出版社的手續，得到的回應，一致地說不可能拿得牌照。我不知道那是因為國家的領導人要控制知識的傳播，還是國營的出版社要維護他們的特權利益，又或是二者的合併。有這樣的局限，我想，上述的兩本結集是應該嘗試的。

我是搞學問的，無論科學、哲學、文學、歷史、藝術、中外文化等，我都嘗試過，下過一點功夫。搞得不太精，但很懂得怎樣搞。然而，我不是一個教育專家。正相反，我的教育方法是自己想出來的，與專家之見相去十萬八千里。

令我驚喜的是，去年我在《信報》發表了一篇題為《不是專家談教育》的文章，被各地轉載了數十次，而聽說有些地方為該文開研討會。國內的朋友說，他們歷來重視我對教育的看法。這倒有點奇哉怪也，因為我主張的是鼓勵學子以興趣求學，讓他們自由發展，毫不勉強。國內的朋友喜歡聽到這一套，可能是因為他們歷來所受到的教育，皆在權威定下來的框框之內。一代一代地被約束了那麼久，讀到我的教育言論

就彷彿「稻花香裡說豐年，聽取蛙聲一片」。

香港的朋友反而沒有這樣的感受。有一天，一位女秘書說要趕回家，因為明天兒子要交功課。我說：「你這樣管他是害了他；要兒子將來學有所成，你要讓他自由地找尋自己求學的興趣。」秘書小姐聽而不聞，急步回家去矣。

好些香港朋友讀到我的關於教育的文章，說：「你主張的教育方法聽來很合理，但只適用於你自己。我們的孩子沒有你的天分，這種方法是用不着的。」胡說八道。七十年代，有十多位在香港沒有大學收容的學生，是朋友或朋友的朋友的子女，得到我少許幫忙，到美國西雅圖讀大學。我對他們簡略地說一下求學之道，不久久見他們一次。這些學子一般地讀得好，成了專業人士；今天年長了，還健在，可以作證。

回頭說我「炒」舊文（其實有些是新的）來結集這本談教育的書，左選右選之後，入圍的加起來竟然達三百多頁。這大概是我以中語下筆寫過的九分之一的文字，雖然算不上是洋洋大觀，但也頗具「威勢」。

《五常談教育》選取的文章是關於讀書、拜師、思考、文章、教養、制度等幾方面的。都是個人的經驗、個人的看法。這些文章是從一九八四年一月三日發表的《讀書的方法》起，到最近發表的，為期整整十七年。我把這些文章從頭細看一遍，覺得前後大致沒有矛盾。這樣，不管是好是壞，是對是錯，總算是一家之言了。

世界上沒有任何作者不喜歡多些讀者的。但要爭取讀者，談何容易。所以雖然是結集，要下的功夫倒也不少。書要美觀，既要向智英老弟借一張黑蠻替我畫的但被他估為已有的畫作書面，又要周老師題字。（我自己的書法可以應付，但朋友說周老師的沒有那樣「狂」，與「教育」比較接近！）搞好了「門面」，內容要分類安排，文字要修改一下，要校對，又要補加一些「後記」。

讀者盍興乎來！

張五常
二〇〇〇年十二月

給
看到明天的青年

目錄

71	51	47	43		36	32	28	21	13		1
赫舒拉發	艾智仁	太寧街的往事	佛山文昌沙的華英經驗（附後記）	二、求學的經驗	要走進學問的天地中	考試四情	讀書的經驗（附後記）	讀書的方法（附後記）	不是專家談教育	一、從讀書說起	序
143	133		126	123	120	117	110	95		88	84
漫談寫詩的天分	可讀的文章是怎樣寫的	四、說文章	思想要像天馬行空	你可能是天才	思如泉湧	我是怎樣思想的	天才何足道哉	思考的方法（附後記）	三、談思考	高人的啟發	老師普納

- | | |
|----------------|---------------|
| 149 | 背誦大有裨益 |
| 153 | 古文今用 |
| 157 | 清楚的文章 |
| 161 | 董橋的功力 |
| 165 | 香江第一筆 |
| 五、論語文 | |
| 171 | 語文教育病入膏肓 |
| 175 | 關於中文教學 |
| 179 | 反對強迫母語教學 |
| 183 | 想起了《中華文選》 |
| 186 | 翻譯與解放 |
| 六、香港的教育 | |
| 193 | 最佳、最劣、最受歡迎的教授 |
| 198 | 知識就是力量 |
| 201 | 捨四取三的謬誤 |
| 206 | 香港的教育制度 |
| 210 | 港大的「校外主考」制 |
| 213 | 今天的香港學生及其他 |
| 217 | 從一個學生的一個問題說起 |
| 221 | 回答幾位天真少女 |
| 225 | 「公立」兵敗如山倒 |
| 229 | 都是傳媒惹來的禍 |
| 234 | 學券制的困難是不容易相信 |
| 七、張家事 | |
| 241 | 我的父親 |
| 248 | 給女兒上的一課 |
| 254 | 我的女兒 |
| 258 | 曾因酒醉鞭名馬 |

262	屢敗屢戰易，大勝從容難
265	無法趕得完的工作
269	兒童的玩意
273	教養趣談
277	與兒子一席話
	八、中國的青年
283	補鞋少女的故事
290	也談學運（附後記）
305	大陸青年命途多舛（附後記）
311	擦鞋何罪（附後記）
317	知識是維護政制的代價（附後記）
323	喜見後浪推前浪（附後記）

一、從讀書說起

不是專家談教育

一九九九年三月十三日

香港納稅人對教育的慷慨資助，若不是舉世無雙也差不多了吧。我們花了那麼多錢搞教育，效果又怎樣呢？這是個很尷尬的問題。從美國回港任教職十七年，我個人經驗上的感覺是，香港的學生讀書考試很有兩手，但從學問的角度看，則乏善可陳。

近幾年來，香港推行教育不遺餘力。政府激增教育經費，大力推行委員管治。關心教育的人越來越多，言論此起彼伏，好不熱鬧。我覺得好些專家的言論深不可測，聽不明，看不懂，但自己既然不是教育專家，也就算了。然而，年多來我見到楊老弟懷康在《壹週刊》屢次大發牢騷，和教育專家們很過不去，我沒有細讀他的文章，也想回應一下。這不是我故意偏袒楊老弟，而是我認為他是後一輩中，中、英文皆有難得的水平，而文筆以外也有學問，他發的牢騷我們是不能等閑視之的。

我是搞學問的，但卻不是一個教育專家。在學問上，我的缺點很明確：三十年來不讀書；中文下筆別字應有盡有；英語文法錯得一塌糊塗！但我也也有過人之處：中英二文不分高下，行文清楚明朗；古、今、中、外的學問，我所知的足以在《信報》擺擂台。我提到這些，是要說明我是一個完全不依香港傳統教育規則來追求學問的人。

因此，我可以從另一個門徑來談教育，雖然觀點不一定對，但別開生面，對教育之道加上另一種看法，總有點意思吧。

簡單地說，我是個純從興趣出發而搞學問的人，半點其他意圖也沒有。我認為興趣是由自己發掘出來的，而這發掘第一步，是要找出某門學問的一些重點。我認為拜師求學，不是要求老師的知識，因為他的知識可從書本、文章上讀到，而是求他指點迷津，學他的思考方法。我也認為人類的知識是一個莫大無比的金礦，也是蘇東坡所說的清風明月，可以取之無禁，用之不竭，要爭取金錢不管用，但卻要大費工夫。

很不幸，以上這些，香港的學生不知道。你不知，我不知，他也不知，大家都不知，學術氣氛就搞不起。回港教學十七年，我從一開始就意圖在自己的系內搞好學術氣氛，但老是舉步維艱。近幾年來，校方給我們較大的自由，同事之間的學術氣氛有明顯的改進，但因為沒有學生的協助——沒有學生在課室之外不斷地跟教師研討——成果怎樣也及不上美國大學的一半。

是的，香港的學生永遠都是以工作的出路——或為印在名片上的名銜——而讀書的。可不是嗎？幾年前政府說有兩萬個山坡要處理，申請讀土木工程的就人山人海，此前稱霸的電機工程就不能不退位讓賢。也是幾年前，學生不肯定回歸後香港的法律行業會怎樣，港大法律學院的收生收得很差勁；今天，該學院收生的成績變得大有可

觀。諸如此類的、變來變去的例子，我在港大見過不下十次。當一個中學生跑來問我選修那個學系為上，我知道他不會是為興趣而問的。我今天對類似問題的答案，千篇一律：不要選出路，選興趣，因為今天出路這系好，畢業時可能變了卦。

香港的學生對學術提不起興趣，人浮於事當然是一個原因。但更重要的原因，是教育署管課本，考試局管考試、成績，大學資助委員會管衡量，管研究。香港的學生於是從幼稚園起就為考試而讀書，考試以外的知識他們漠不關心；中學的老師是以學生的會考成績而定高下，老師自己有什麼啟發力，有什麼創見，膽子再大也不敢搬出來。

近幾年來，大學教師的研究，在委員的審核下，是以文章的多少及發表的學報國際性為依歸，有沒有內容，有沒有料到，就完全沒有顧及。委員們似乎不知道，一個稍有分量的創見，一個稍有影響力的發現或觀點，往往是十年八載的功夫。

我說自己不是個教育專家，是衷心話。但我說的是正規的香港教育，非正規的我倒有兩手。舉一些例子吧。

一九七〇年，我的一個外甥在香港沒有大學收容，跑到美國去跟我讀書。孺子真的可教，只六年他就拿到博士。我教他什麼呢？第一，週末要跟我釣魚，不准讀書。第二，垂釣或下棋之際我教他怎樣找重點，尋興趣。第三，選老師時不要管教得